

前些日子看报纸,上海地铁“16号线座位更多”的报道赫然入目,说的是这条全长58.96公里的地铁16号线,是上海迄今为止最长的,车厢有多项人性化设计,座位更多且有横排、折叠……读着这篇报道,我不禁脱口而出:“啊,上海地铁造到16号线了?”这是惊叹,更是惊喜,很自然地想到了当年上海建设地铁一号线的难忘情景。

人类在地下建设铁路,初始于1863年,首先是在英国伦敦,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条地下铁路。随后的一百多年中,纽约、莫斯科、巴黎、东京等城市先后也有了地铁。上海,曾经的远东最大的国际城市,何时才能有地铁呢?上海人美妙的地铁梦,何时才能美梦成真啊?

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在浦江两岸吹拂,1990年1月19日,上海地铁一号线正式开工了,掘进的盾构轰鸣声,宣告了世代上海人的梦想将变成真实的奋斗开始了!总指挥是被人们称为“一块很有个性的石头”的石礼安,他是个名副其实的“地下”指挥官,日夜忙碌在工地上。地铁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指挥殷关福,他的

办公室里放着工作服、头盔、雨靴,经常伴随他下井洞来到施工现场。被工人们喻为“不老松”的副总指挥陈殿邦,每天都忙碌在施工现场,很快就穿坏了五双皮底鞋……

就是这五双皮底鞋触动的灵感,

## 闪光的足迹

李伦新

引发了一段文企联姻的佳话。被誉为“总管家”的地铁建设副总指挥许克让,我们相识相知在建设南浦大桥期间,他转战地铁建设指挥部,我也转岗到市文联,相聚畅谈时,他笑哈哈地对我说:“欢迎作家们到地铁建设工地来采风,深入生活,我们为每位作家量身定购一双皮鞋,便于大家下工地深入现场!”“这?”老许见我沉吟不语,又热情地说:“地铁建设工地在地下深处,脚下大都高低不平、泥泞不干,发双皮鞋给作家很有必要呀!”

作家们对地铁建设寄予了热情关注,到地铁建设工地深入生活都非常主动积极,肖岗、赵丽宏、李振

邦、彭端高、刘希涛、桂兴华……都热情地深入工人中采访,有感而发地写成了文章。由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夏克强作序,边风豪、朱金晨等编辑,于1994年12月2日上海地铁一号线全线通车前,出版了报告文学集《地铁情》!

“这本书是历史的忠实纪录,作家们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做了历史的忠实代言人,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,更值得一提的是,这30多位作家、记者下基层,走工地、深入生活,在短暂的时间里创作出这样令人振奋、催人上进、鼓人斗志的作品,可喜可贺。”夏克强同志在序言中如是说。

全长16.1公里的上海地铁一号线建成通车,从沪西郊区的锦江乐园站,到市区的北部的火车站,行车时间只需20来分钟。我有幸和上海市人大代表们一起试乘,都有神速和梦幻般的感觉。在上海地铁一号线漂亮的人民广场站,举行庆祝全线通车典礼时,也就是《地铁情》的首发式,与会嘉宾和所有出席人员,都得到了这本还散发着油墨馨香的报告文学集《地铁情》……

面对报道上海建设地铁16号线消息的报纸和《地铁情》这本书,我不禁思绪绵延,想到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勇往直前的步伐,日新月异的变化,想到包括穿破五双皮底鞋的地铁建设者们留下的足迹,以及穿着地铁建设指挥部发给的皮鞋的作家们,在工地上留下了那深浅不一的脚印,这些无不在闪闪发光的足迹,昭示着历史的难忘记忆!

漫漫人生路,足迹不计其数,不歪不斜而闪闪发光的足迹能有几多?我想……

### 【灰鹤】(3)

主人去后百情阑,  
孑立池头吊影单。  
游客相呼犹梦里,  
一声长唤在云端。

(3)灰鹤:为大千先生生前豢养的宠物,已70岁,整日守在鸟园门口,难见动静,令人唏嘘。

### 【藏画柜】(4)

万里志扬万里舟,  
大千笔墨几时休?  
可怜空柜空年月,  
难卷烟云一并收。

(4)藏画柜:乃大千先生新作收放之处,分山水、花鸟、人物若干。

### 【别摩耶精舍】

半日盘桓短吟长,  
亭台不觉暮云张。  
花香夹道人归去,  
一阵秋风送晚凉。

### 【访摩耶精舍】(1)

小院深深落碧霞,  
风吹三两过墙花。  
同行无语缓缓入,  
一水撩门静不哗。

(1)摩耶精舍:张大千故居,位于台北市外双溪,为张大千亲自设计兴造的四合院型建筑,搭配中国式庭园,园中植满花木,建小桥、引流水、曲径通幽,故居保存完整,记录了大千先生晚年的家居生活。

### 【壁上见藤杖】

人非物是忽衔哀,  
墨雨彩云曾点开。  
无尽江山无觅处,  
杖声先过履声来。

### 【拜瞻大千画室蜡像】

疑是置身云外宅,  
清风白雨江南陌。  
案前三波春风绿,

今为龙年,再过几天即是蛇年。联系近期神州大地的严重雾霾天气,本文标题似乎也暗合了这一具有特征的自然现象,可算巧合。

“腾蛇乘雾”是曹操的诗句:“神龟虽寿,犹有竟时。腾蛇乘雾,终为土灰”。“腾蛇”即腾蛇,是一种会飞的蛇,《尔雅》一书收有该词,郭璞的注解:“龙类也,能兴云雾而游其中”。在十二生肖中,龙与蛇为对立统一的一组。龙代表刚猛,蛇是“小龙”,它代表柔韧。太刚硬了容易折断,所以要由柔韧来加以补充。而如果光有柔韧的一面,也容易失去主见,因此,“刚柔相济”便成了我们祖先的有益教训。

在中国文化中,龙与蛇常常放在一起谈论。

龙蛇之年曾经被认作是一个不吉利的年头,这是迷信的“凶岁”说法;又因孔子在给郑玄托梦所说的一句话而被认作“贤士遇到困厄”的

暮色四合,周围一片寂静。我独坐在书桌前,面前是一本川端康成的《伊豆的舞女》。夜晚的凉风吹进来,“哗哗”地翻动着这如水的文字,我陷入了无尽的沉思。

今天上午,我到书城逛逛。刚进门,就被这人声鼎沸的场面给震住了,一问之下,才知道是某热门网络小说作家的签售会。只见一屋子年轻的男男女女激动地手捧着装帧精美的书,不断地踮脚仰望眼欲穿状。我无意在此驻足,拨开一层又一层的人群,直到听不见这喧嚣时,已然

是书城的角落了。我俯下身查看,这里的书仿佛

的书页上写着的却是鲁迅、钱锺书、莎士比亚……“这里都是名著,”一直站在一旁的老店员走过来,热切地推荐道,“一律半价”。

那一刻,我的心中说不出是怎样的滋味:一些轻飘飘的文字大受追捧,而名著——沉淀了多少智慧的厚重,却在此廉价销售!我多想仿那魏晋时的贤士长啸一声以解烦忧,可我不能够,只能默默地买下一本《伊豆的舞女》。

一页页翻开这本书,心慢慢沉静下来。那狭长的田埂,木屐的叩击声,舞女优美的手势和轻轻浅笑的侧脸……一切都清澈

得如一泓秋水,但却仿佛离如今的人们太遥远了。

听父亲说起过,他在我这个年纪曾执著地步行着去学校,省下车钱,只为从新华书店买一本名著,然后欣喜而享受地细细读它。这种风景,这样的虔诚与庄重在我们的心中仍剩下几分呢?君不见,这快餐式

活的盛行,鼓动了多少年轻人的心!我认为,人应该是“两面派”:在白日子里放开去热烈追逐,在万籁俱寂的夜晚洗涤自己的心灵。一个人内心的最深处方是宁静和安详的,这样他才不会一味奔跑而忘了自己的追逐的最

述而篇载:子曰:“奢则不孙,俭则固。与其不孙也,宁固。”

奢,奢侈,既是物质上的精美、铺张、浪费,又是非物质文化上的绚烂、繁缛、浮夸。孙,通后起的逊字,谦恭,顺从。俭,节省,一般为褒义词,但有过度发展之可能,而成吝,故本文释俭为俭吝。此章之俭,既是物质上的局促与吝啬,又是非物质文化上的保守与闭塞。固,多义,此章之固应为陋义。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有“鄙人固陋,不知忌讳”句,固陋一词谓闭塞鄙陋,见闻浅少。

孔子是说:“奢侈就会不恭顺,俭吝就会鄙陋。与其不恭顺,宁可鄙陋。”

奢与俭互为对立面。八佾篇林放问礼之本,孔子回答:“礼,与其奢也,宁俭。”其实,礼仪的奢与俭皆不恰当,奢过于外向张扬,俭过于内向收敛,礼仪应在两者之间适度呈现。如果不能适中,而不得已非要在奢与俭中选择一种,那么孔子宁愿选择俭。孔子的意思主要是反对奢。本章之精神与此一致。所不同者,宁俭勿奢重视外在表现,宁固勿不逊强调主观态度。

奢侈何以会不恭顺?除外在的物质因素外,奢侈以虚荣心和炫耀欲望为内在支撑。这种虚荣心和炫耀欲望膨胀到一定程度,必会飘飘然,自我陶醉,以为高人一等或几等,因而趾高气扬。此时,能够谦逊、恭顺才怪!

俭吝何以会鄙陋?过分节俭可以说就是吝啬。极度舍不得,小气,眼光,奢侈以会不恭顺?除外在的物质因素外,奢侈以虚荣心和炫耀欲望为内在支撑。这种虚荣心和炫耀欲望膨胀到一定程度,必会飘飘然,自我陶醉,以为高人一等或几等,因而趾高气扬。此时,能够谦逊、恭顺才怪!

不逊不好,固亦不好,最好是既非不

逊,又不固。然而,人性复杂,人生复杂,时时、处处、事事都恰如其分,难矣哉。那么,两害相权取其轻,宁固勿不逊。固,令人讨厌,但那只是个人品性欠佳,影响毕竟有限。不逊,更加令人讨厌,因为那已经违礼,尤其是僭上,危害到人际关系和社会运转的“游戏规则”。

孔子反对奢而不逊,应该与当时的社会风尚有关。就是说,春秋末期虽然战争频仍,社会动荡,但统治阶级的奢靡之风却不见收敛;同时,土地私有化开始蔓延,民间亦讲排场,求奢华,人们争相攀比,待人无礼,言行不逊,特别是以下犯上。孔子对这种风气十分反感,于是经常教导弟子们加以警惕。

今人学习此章,不无感叹到处皆见“奢则不孙”。随着经济快速发展,生活水平提高,豪华、奢侈已经风起潮涌。自然,此风潮自富人起,置办豪宅、名车及其他各类国际顶级奢侈品。恰如当年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深刻剖析“一阔脸就变”,如今许多富人财大气便粗,除了权力和金钱,其他一切都不放在眼里。所谓中产阶层,则紧随其后,奢仿中等奢侈,这从他们的婚礼、生日宴会以及日常作派中可见一斑。至

于那些小白领,甚至一些低薪者,被奢侈风潮裹挟而不能自己,在进行“奢僭”,即追求超过本分的奢侈。他们以拥有某种单件奢侈品而自豪,或手袋、或挎包,或手表、或皮鞋,哪怕几个月、一两年节衣缩食、心思全在已有的财与物上,唯恐失去一丁半点。如此这般,怎能不心胸狭隘、气量窄小?怎能不孤陋寡闻、见识短浅?缩紧的内心与吝啬的行为,互为因果。

不逊不好,固亦不好,最好是既非不

有民谣唱道:“腊月二十四,家家扫房子”。扫房子,古称“除尘”、“除残”、“掸尘”、“打埃尘”,现代人又称“大扫除”,是筹备过年的一项不可缺少的项目。为自己营造一个干净整洁的过年环境,是每个人的自觉行动。此俗由来已久。据《吕氏春秋》记载,中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。据《周礼》记载,每年过年都“令洲里除不蠹”,“除不蠹”就是大扫除的意思。因“尘”与“陈”谐音,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,民间认为此举含有“除陈布新”之义,把穷运和晦气扫地出门,把福气、喜气和财气迎接进门,寄托着人们辞旧迎新的美好愿望和祈求。因此,家家户户对掸尘扫房子极为重视。

每年的腊月二十四这一天,家家户户都要清扫屋子,清洗家具,拆洗被褥,把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,归理得整整齐齐,拾掇得亮堂堂。墙角床下及屋柱屋梁等处一年的积尘,均须以扫帚清除干净;箱柜上的金属把手等,也应擦拭一新。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,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。宋代吴自牧《梦粱录·除夜》云:“十二月尽,俗云穷岁尽之日,谓之除夜。士庶家不论大小家,俱洒扫尘扫门,去尘秽,净庭户。”清代顾禄在其所撰写的《清嘉录·十二月·打埃尘》中写道:“腊将残,择宪书(指皇历)宜打舍宇日,去庭户尘秽,或有在二十三日、二十四日及二十七日者,俗呼打埃尘。”清代蔡云《吴歙》诗云:“茅舍春回事事欢,屋尘收拾扫除。”

记得少年时在老家,每逢腊月二十四,自己吃了早饭后,便开始帮大人从屋子里往院子里搬东西。院子里的树木之间早已经拴上了麻绳,将炕上的被褥全搭了上去。屋里的家具、瓶瓶罐罐全拾掇到院子里。然后,父母便蒙上头巾,戴上口罩,身披一块布片子,进屋扫尘。那时是土坯垒的墙壁,屋顶由梁椽搭建。一年下来,墙壁上、梁椽上全是尘土。除尘必须用新做的笤帚。扫屋顶和梁椽上的尘土,须把笤帚用绳子绑到竹竿上,人要踩在高凳上,抬起头眯缝着眼睛来扫。屋子里飘浮的尘埃落定,再把落下的尘土清扫后,方能够把摆放在院子里已经擦干净的家具搬进屋子。随后便清扫院子。有时连午饭都顾不上做,啃一个干粮噎一口热水接着干。一天下来,累得直不起腰来。爹和娘说:“这才叫忙年哪!”

现在,土坯房早已经换成了玻璃瓦房,干净得天像过年。但人们每到腊月二十四,仍乐此不疲地大搞卫生,为年的到来做准备,也让年的味道越来越浓。此时,家家户户都已进入到忙碌迎年的欢乐气氛里。正是:二十四日扫房尘,男女老少乐津津。莫道累得腰杆酸,兴致早已到新春!

理发店来了个新发型师,剪发功力了得。据说他是放弃了家乡自己开的店专门来上海学习的。我问他,会想妻子吗?他说当然会啦!我安慰说,距离产生美,小别胜新婚。谁知他语出惊人:“我从不相信距离产生美,这是你们城里人的臆想,距离只会产生距离,每次好不容易回趟家,我都要花好长时间才能减少这种距离。”细想他的诗颇有道理,谁识谁知道。

## 奢则不孙

白子超



论语新读



夜光杯



静夜思 陆葆泰

静意义。肥皂泡虽在阳光下一时闪耀,终究一点即破,而真正给予生命沉甸甸分量的东西,不张扬,却散发出历练隽永的光泽。但若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被浮躁所笼罩,那么在繁华的表象背后,将是一片心灵的罗布泊。

难忘在临走时,那位老店员所感叹的:“再这样下去,我恐怕也要让位了。”我懂“让位”是什么意思,并惊愕于这苍凉的语气,这静静阅读一本好书的身影,真的要被时代的巨轮碾碎了吗?救救心灵!

不读名著,只看自己喜欢的书,也是一种选择。

## 十日谈

阅读经典